

學 習 叢 書

失 學 以 後

陸 無 涯 繪 著 甄 文 著



047

149

香 港 學 生 文 藝 社 出 版

書 畫 習 冊

13

後 以 學 失

著 等 文 查 甄

插 繪 涯 無 陸

版 出 社 環 文 生 學 港 香

學叢書編輯要旨

一、本社為供應青年學習生活上多方面之需要，約請各科作家撰稿，編印綜合性之「學習叢書」。

二、本叢書適合初中高小學生課外閱讀及自學青年進修之用。

三、本叢書宗旨在培養青年閱讀興趣與寫作能力，培養青年健全之品格，增進青年對自然和社會之認識。

四、本叢書主要內容為國文閱讀、寫作進修、文學藝術、生活修養及各科知識等五大類。

五、本叢書文字力求通俗淺明，多採故事體材，以增進讀者閱讀興趣。

六、本叢書為青年學生課外補充讀物，書中文字均為獨立完整者，但為便利讀者長期預約起見，乃採用「輯敘」字樣，以資識別。

七、本叢書為不定期之書集，為供屢讀者學習需要每月出書一輯或二輯，並發售長期預約以減輕讀者負擔。

047
149



3 0477 0149 9

目次

圖文·習作

新大學——大眾的大學（選讀）……………陶行知

失學以後……………甄奮文

「老鴉飛」（習作評改）……………衍奇

悼余松烈先生……………朱溥生

傷逝……………蘆荻

文學·藝術

姊姊……………陳殘雲

英雄漁女……………胡明樹

望歸石……………黎夢曙

螢火蟲……………加因

4 58603

新生.....宋 寬

伶仃（封面畫）.....無 涯

各 類 知 識

電影怎麼會活動的.....王 遠

我國有多大.....恩 慕

社魯門再住白宮.....梁純夫

中國歷史漫談（一）大禹治水.....孟 超

社會發展的故事.....（二）人類的蒙昧時代.....廖 源

辛亥革命是怎樣失敗的.....趙金聲

國文

新大學——大眾的大學

陶行知

新大學是什麼？新大學是大眾的學府。

大學裏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此止於至善」。(註一)這是從前的「大學之道」，新的大學之道就不同了，依照新的眼光來看，牠變成了：「大學之道，在明大德，在親大眾，在止於大眾之幸福」。

什麼是大德？大德是眾之德。眾之德有三；一、是覺悟，二、是聯合，三、是爭取解放。明，即明白，要教大眾自己明白大眾之德是這樣。

「親大眾」是與大眾親近，鑽進大眾的險坑裏去跟大眾學而後教大眾自新，大眾本來是可以明白「大眾之德」，但為天命之說和別的迷信所麻醉，把自己弄得胡裏胡塗，新大學之道是要教大眾在真理的大海裏洗個澡，天天洗，一世洗到老，使自己的頭腦常是清清醒醒的，認識痛苦之來源和克服痛苦之階級。「止」，是階級的意思。新大學的一切課程設施都圍繞着大眾的幸福階級，為大眾爭取幸福所必須的錢拿來

教人，所不須的就不拿來教人。

從來大學裏所選出來的人有兩種；一、大眾做事，我曾經為這種人寫過一幅小詩

「滴大眾的汗；

吃大眾的飯；

大眾的事不肯幹；

架子擺成老爺樣；

不算是好漢！」

第二種人是代替大眾做事，但野心勃勃，想與一手包辦，甚至不許大眾自己動手來幹，這樣的人我們也是反對的；

也是反對的；

「大眾滴了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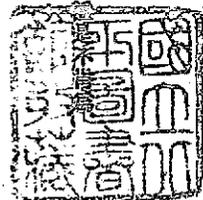
大眾得吃飯；

大眾的事大眾幹；

若想一個人包辦；

不算是好漢」。

新大學要培養的不是這種人，牠要培養和大眾共



同做事的人才，如果牠也免不了要培養領導人才的話，牠是要培養隨意接受大眾領導而又能領導大眾的人才，說得正確些，牠要培養大眾做大事。

還有一種時髦大學，好像是我所說的新大學，而實在是和我所說的正相反，他們的作風，一動手就是圍幾千畝地方，化牠幾百萬塊錢，蓋牠幾座皇宮式的學院，我參觀了珞珈山武漢大學之後，有人問我作何感想，我說如果我有這筆款，我用款的步驟是有一些不同，第一步，這筆款用來開辦大眾大學，足夠培養五百萬大眾幫助收復東北；第二步，東北收復之後，假使還有這樣多款子，我想用來發展些適合國民經濟的工業；第三步，工業稍有發展，又積下這麼多的款子，我更不能建造皇宮式的學府，是必須蓋些大眾的住宅，使無家可歸的人可以進來避避風，躲躲雨；第四步，等到一切窮苦無告的人都可以安居樂業了，那時大眾一定要勉強我蓋幾座皇宮式的學府，我大概是可以用馬馬虎虎的答應了。

那末，新大學就不要校舍嗎？要是要的，沒有也無妨。茅草棚雖小，足夠辦大學。

新大學是大眾大學，新大學是茅棚大學，新大學是露天大學。

題解。

本文選自方與嚴編「陶行知教育

論文選輯」。「大學」是四書中的一部，是孔子的門人記他的說話的書，是專門講做人的道理的。——但那是站在封建主義的立場說的道理。現在是二十世紀的科學時代，民主時代，所以陶行知先生的「新大學」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說的新道理。

作者。

陶行知是現代教育家，又是現代

詩人，他的詩獨具一格，淺顯易懂，完全是爲了達到某種目的而寫的。陶先生生於一八九一年，死於一九四六年，安徽歙縣人，原名文濬，繼信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易名知行，復以發現「行是知之始，知爲行之成」，乃再易名行知。他是現代中國教育的革命家，主張「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發明「小先生制」，名聞全國，爲現代中國不可多得的偉人。

註釋：（一）在明明德——在於明白最高標準的

道德；在親民——在親近人民，在止於至善

——在達到最善的理想的境界。

失學以後

甄奮文

奮兒，一個十來歲大的孩子，又墮入苦惱了，因為他父親失了業，家庭經濟來源斷絕了，還借下了人家不少錢債，就在今年的暑假，放了一個無限期的假，一直到現在，都沒法回校。

這假期，他並不歡喜，只有增加了他底苦惱，進學校是完了，生活却不完，他要開始在社會裏獨立謀生了，而最使他不安的，就是找什麼工作呢？人海茫茫，想碰壁也不容易碰到呀！

他在家裏，一天又一天過去了，總還沒有「頭路」，他母親在經濟環境煎逼下，常常對他發生厭惡。有時還似罵非罵的喃喃着。

「有這樣大，有性的就該找工做啦！你看，這樣艱難才和人借到八斤米錢，你知道吧！你父親不是許久沒有錢拿到回家嗎？你還坐在只有吃，就算他還有辦法，也不會養你多久，你想，他今年已是五十多歲了……你現在吃飽兩餐，終日流離散蕩，我都不知你打什麼主義？唉！」

奮兒聽到了這些話，自然是很難過的了，不禁又

悲觀起來，因為她每次罵完，她底眼淚，總是沒有限量的掉下來，哭聲也許會使人聽了都感到不安。

「找工作，那個不願意找呢，但，那有這樣容易，你哭也是這樣，沒有辦法你說要怎樣呀？」他只回，答了兩句，旋又不理她了。

× × ×

一天，剛吃罷晚飯，她說要和他去「見工」。他想：見工，見什麼工？有什麼好工作，還是整天做牛馬的工罷了。他本來不大想去的，然而她又哭了。他心裏又想：也好去去吧！做與不做是另一件事。

他底母親抱着熱望的和他去了。其實他在這時，却鬱鬱不樂的去呢！

去到見了「老板」，奮兒很勉強的作了一個禮。「老板」大概四十歲左右，戴着一個深度的近視眼鏡，向着奮兒身上，打量了一番，又把恤衫領上的「領呔」揚一揚。

奮兒底母親，坐下了就開始滔滔不絕的述說了。並且勉強笑了一笑。

「哈哈，是，聽說先生想找個人幫手，要做過這行比較熟手的，現在我帶他來和先生見一見面，看先生怎樣？他前兩年還是在××印刷所當學徒的，那時候，那些「老板」都說他好，而那時他父親手頭沒有那樣緊，便帶了他回去讀書，現在沒辦法再讀了，我知道，你勸先生人事很不錯，望你栽培他吧！他日，他學成那很感謝先生了，學識一門手藝，總不會吃虧的……。」

那個老板，似乎有點聽得厭倦，毫不在乎似的，把脚震動着，慢慢的又好像很老實的樣子，向着奮兒底母親說了。

「我的工作這樣的，我也不知你這個小孩意思怎樣？但我是規定的，廠裏所有學徒我還沒有薪水支給的，只够他們修髮買鞋膠就算了，現在我貪你熟手。特別有薪水支給你，老實說，如果要多薪水當然不行，一個人的「洗用」節節儉儉，也許會够的。」

「是呀！只要一個口向了外，那就什麼都好了，免使負担太重，真是近來不知怎樣窮困……：你意思怎樣呀！——奮兒底母親，轉向徵求他的意見。

「不知工作時間怎樣呢？」奮兒只好勉強問一問。
「呵！工作時間嗎？我處是這樣的，大工往往也要做十個鐘頭多，開夜工還不止的，老實講句，學生

不能做「師傅」們「開工」和「收工」的，「拾頭拾尾」的工作，要有閒就做，日間你喜歡那一部門，我可派你去，不過，現在是不行的，工夫緊，什麼東西也要去做。」

奮兒一面聽一面想：怎樣行，學徒不是人嗎？不用自修了，還有什麼時間求智識，老是做著古板的一套工具或工作嗎？他不禁地把嘴脣扁一扁，頓時露出不滿的樣子，「老板」大概有點知道他的意思，所以說了。

「這點我不怎樣勉強，至緊還是要願意才好，假如想學別的東西，是很難的呀！工作的確是束縛些，但是隔兩星期的星期日晚上，可和幾個學徒，輪流出街或回家一轉。」

母親似乎也感到難為情，她沒有再怎樣說話了，而這時，奮兒恨不得即刻離開那裏。

就這樣吧！你願意來就來呀！假如不願意，那無謂勉強，我是沒有問題的。」「老板」好像沒趣似的。
「究竟你意思怎樣呀！」母親向着奮兒，想問一個結果，他不很好意思，邊答邊向着門口出去。

「我不願做，因為太束縛，沒有時間休息自修了……。」

K K K

奮兒底母親回到家，又怨恨了，自言自語的說：「又要換工作做，工作又想找，唉！不知怎樣好，日過日，天過天，仍是這樣……。」

他回到家，却感到像脫了枷鎖似的，雖然苦惱還沒有消除，然而已激怒了他，自己在外四處托人找工作，可是失業人多，雇用人少，而且這個殘酷無情的社會，要找一份合他理想的工作，自然是沒有可能的了。因此，他仍是很渺茫，他，好像在大洋中的一小艇，隨波濤的起伏，毫無目的地飄蕩。

回想剛和平後，他去理髮店當學徒，沒有一點考慮就去做了，而不到兩個月時間，他又毫不介意的突然向店主「辭工」。

店主是父親的朋友，母親當然不喜歡有這樣一個孩子，會沒有一些說話，搗了幾件衣服走回家。然而母親怎樣的勸告，他也不願走回去受那些師傅的喝罵。他在家休息了兩天，他母親又替他找到一間印刷所去當學徒了，這樣，一辭一找，他仍然沒有一點考慮，毅然的又去上工了；辛苦的捱夜捱日的工作，受着許多不平的氣，他却低頭忍耐着。

而現在呢？他大概怕找着從前一樣困難辛苦的工作吧！也許讀了兩年書，變了「公子」吧！

他得到了朋友，大家的互助，找到幾處，給他選

擇，有把握的工作也有，沒有把握的工作也有，可是，他的心仍然很靡亂，沒有下些決定選擇那一條路，尤如幾條不大新鮮的魚沒有一條合他理想。

他的理想，的確不錯，要有規律的工作，有適度的假期及休息時間，使能自修學習。然而這個是什麼社會呢？就有這樣合理的工作嗎？

他的苦惱、悲憤增加了，整天的在想，怎樣打算好呢？暫時向不合理的社會低一低頭吧！不，沒有機會自修學習，他給生活逼得無形中悲觀了，可是，悲觀有什麼用，沒用的吧！就這樣，他又對無情的社會憤怒起來了，憤怒仍在黑掌裏，微小的力氣，不容易逃出的吧！就這樣，他底苦惱仍沒有消除……。

但，他經過了一個長期間的苦惱，也感厭倦吧！他爲了要應付目前環境，便選擇了比較有時間學習的校役。

卅七。十。十二。寫於香港
評語。

這是一篇充滿生活感的記敘文，文句也很新鮮，自然有很多地方不合文法的，但也許是合於當地的語法的，所以刪改時有些地方都保留着原文，還是讓讀者去斟酌吧！如「你還坐在只有吃」，「打什麼主義」應該是「打什麼主意」都沒有改。其他地方請讀者想想該怎樣修改吧！如果不修改可不可以呢？

習作
評改

「老鴉飛」

衍奇

。6。0

今年的雨水特別多，（一）不時又下一陣，河裏漲了水，田裏也給水泡了，眼看着穀子發了芽，再不割是一顆都收不到了。沒得法，李二只好把那三畝田趕早割了，一共得了一畝穀子，連還息都不够，莫說還債了。趙四爺的穀子是不好借的，一畝穀子要二羅半。（二）李二只好搖頭嘆氣了：「唉，真是窮人要死的日子。」不但李二嘆氣，村中的人個個如此呢？

（三）「天老爺也真是要人的命呵！」

「世界也太不像個世界了，天也笑臉呢！」（四）他們笑臉，（四）他們咀咒，天之太不公道（五）

窮人是那麼的善良，從不做壞事，可是總沒得翻身的日子；趙四爺，春生他們那樣作惡，爲非作歹，天竟不收他們。

李二站在門口望着對面那一座養有兇猛狼狗的院子。趙四爺已經來個過三回了，他說今天不邊就要

那有兩個發亮的大銅環的黑漆大門開了，出來了穿長袍馬褂的趙四爺，村長春生，借（六）有三個衙

槍的鄉丁。

李二知道又要討穀子了，趕緊回身進屋側起耳朵細聽。脚步聲進了汪爹的屋，只聽見一片哀求聲和呼喝聲：

「石生跪下向四老爺求，四老爺你老是曉得的（七）今年的雨下個不停，田裏穀子發了芽……」

「什麼，春生算算看好多？」

「二五一、一五得五、十一石五。」（八）

「四老爺，實在是一顆穀子沒得，你看我往時……」

「沒得，用牛來押！」

「四爺，不行呀，我就靠這一條小牛……」

「押得」汪爹跌倒的聲音，接着牛欄開了，李二磨着牙心想：「我一滾牛，二滾穀，看他拿什麼？」

一抬頭趙四爺手執馬鞭已進來，後面是三個鄉丁。

「李二，你今天到底有沒有？」厲聲：「有沒有？」

「實在沒得，今年雨水太多，你不是不知道。」

「什麼？這個推沒得，那個推沒得，你跌倒我不知道，今年雨水滿合適的呀！」

「趙四爺說話要憑天理良心……」

「狗屁，敢頂嘴，抓起來，不給顏色他們看不行，」一馬鞭過去，李二閃開。心一橫，順手抓起一把鋤頭，後面三個鄉丁早已大喝一聲，擒住他的兩手，個個扎實實。

「拿去祠堂面前吊起給大家看一看。」

三個人把李二吊在樹上，活像一個「老鴉飛」。趙四爺用馬鞭抽着，李二的嘴流着血，鼻子流着血，身上也流着血……

馬鞭還是不斷的抽……

「欠你的穀子不欠你的命吵！」人羣怒吼了。

「打，打這吸血的鬼！」

「是老虎都要碰一下……」磚頭、石子、筆頭一齊飛了過去……

趙四爺跟着跌了下去，帽子打落了，用兩手蓋着頭大喊：「不得了，快來救命，造反了呀……」那三個鄉丁也都丟了餉，見着他跑進黑漆大門。

一九四七年八月卅日

——評—— 這是一幅很逼真的農村生活的剪影。在本報許多投稿中間，毫無愧色的算是

出類拔萃的作品。無論在主題上、取材上、結構上或修辭上都沒有什麼疵謬，即使有，也很少。說是「剪影」，因為牠描寫的面還不够廣，也不够深，筆觸還不够老練；像畫家用一枝炭筆塗下來的輪廓，還沒有寫成一幅多彩的畫面。然而，這也算是不錯的了，從剪影的黑色的輪廓，不也可以窺見神貌了麼？先就

主題 來說，作者能够抓住目前我國農村中許

多農民匍匐在地主的殘酷剝削下所過的奴隸生活。地租、高利貸、地主和政府的勾結，作者不僅是看過，而且加以思索和分析。勞動的人們難道就這樣永作奴隸了麼？不，「是老虎也要碰一下」，作者不僅看到農民們的痛苦，同時也看到農民們的力量。把握着這樣的主题是十分正確的。單有主题是不够的。在

取材 方面，能够擷取那些活生生的具體形象

，主题渗透在这些形象中表達出來，這也是此作的長處。用李二來代表受難的農民，用趙四爺來代表殘暴的地主。受難的農民只是李二麼？不，「村中的人個個都如此呢」，於是寫下村民們的歎息來，使李二的受難，不是孤獨的，不是偶然的，而是用李二來作為受難者羣的代表。地主趙四爺的殘暴，有帶村長春生和鄉丁三人的幫兇，暴露了地主和封建官吏的勾結。李二把心一橫抓起鋤頭擲過去，結果被鄉丁網住；人

怒吼起來，磚頭石子一齊飛過去，結果趙四爺大呼救命，這表現了個人的反抗，力量小，羣衆的反抗，力量大。這些材料，爲着表達主題，都是很恰當的。處理這些材料，要有適當的

結構。此作從水災，李二還租，農民的痛苦寫起，展開三個場面：一個是趙四爺在汪爹家催租；一個是李二抗租被打；一個是趙四爺被羣衆打。沒有第一個場面作爲一個跌宕，則第二個場面便顯得突然，第二個場面中「李二嘴流着血，鼻子流着血，身上也流着血……」是一個高潮，第三個場面趙四爺和鄉丁驟進黑漆大門去，又是一個高潮。通篇結構，一層逼一層，非常緊湊。故事的發展也很自然，沒有什麼故意賣關子的把戲。

辭 修 本篇的修辭，好處在順應口語的自然，沒有矯揉造作的毛病，缺點是失之粗疏，不够精密，就如下面這些例子：

(一) 此處應加「下了一陣」，下文「不時又下一陣」才有所承。

(二) 「一籮穀子要還二籮半」，意思不詳明，要改

成「借一籮穀子要還二籮半」。

(三) 此處不該加疑問號。因爲有表疑問的助詞「呢」，便加上疑問號，這是初學寫作的人常犯的錯誤。

(四) 「哭臉」一詞太生，改爲「哭喪着臉」較熟。

(五) 這種文言的詞彙和句式應該拋棄，承前文改爲「天老爺太不公平」豈不很自然麼？

(六) 「還」本來就讀「借」，無須寫成「借」字。作家艾蕪喜歡這樣寫，這是他個人的喜歡，不足爲訓。

(七) 改爲「石生，快跪下，向四老爺求求吧！四老爺，你老是曉得的」，比較符合講話時的語氣，不要吝惜加一兩個字，也不要忘記利用標點符號來幫忙。

(八) 「二五一，一五得五」假如先算石，後算斗，應該是十石零五斗，假如都是算斗或石，應該是六斗或六石，不會是「十一石五」。

此外尚有一些地方忘記了加上標點符號，已在原作上加以補充，不再提出來。

悼余松烈先生

朱溥生

唉！夢想不到我會做這一條題目的文章。

十二月十五日早上，當我在看報紙的時候，一位同學對我說：「余先生死了！」我不信我的耳朵，但是當我聽到第二句同樣的話——「余松烈先生死了」的時候，事情証實了。像一塊大石扣住了我的心在沉下去，沉下去。耳朵和腦子嗡嗡的響着；鼻子有點酸，只好借着報紙來掩飾感情，報紙上的字模糊模糊的搖動着，放大着，縮小着。最後一個親切的面孔在我面前幌着，懇摯的聲音在我耳邊響着。我以為這是夢，希望這是夢，一個可怕的夢，當我醒來的時候，余先生還好好的在着。

早會的鈴聲響了，開會時，校長先生用低沉到聽不見的聲音，宣佈了這個噩耗，眾人屏息的聽着，幾位女同學在啜泣了，會場上，罩着悲慘沉重的氣氛。早會後，我做了代表之一，到東華東院旁的哀思亭，參加余先生的宗教儀式和出殯禮，祈禱和唱詩後，每位同學從余先生的棺木旁邊繞過，來見余先生的

最後一面。唉！長眠在裏面的不就是我們親切的余老師嗎！瘦削而蒼白的面孔，高高的額頭上面刻着淺淺的皺紋，眼睛半閉着，嘴唇張開，露出兩排整齊的牙齒，這不也就是以前曾經滔滔不絕的講解給我們聽的嘴嗎！但是現在呢？要聽余先生一聲責罵也不能了。淒涼的哀樂奏了起來，載着余先生遺體的汽車開行了，後面跟着長長的行列——每個欽仰而敬愛的心所組成的行列，哀傷的默默地慢慢向前走着。

余先生是初中的第一個國文老師，做了幾次作文後，余先生漸漸的和我稔熟了；他詳細明白的解釋，溫和懇切的態度，也為我所敬愛。他時常和我談，問我有沒有書看，教我應當看甚麼書，並且時常借給我看。他對我這樣關心懇摯的態度，使我心中十二萬分的感激，就是等我讀完了初一，升了初二，當我一歲到他的時候，他必定還是很熱心的和我談，指導我。在最近他還送了兩本書給我，唉，那知道卻成了余先生的紀念品了。

余先生大約才二十餘歲，身體雖然看來不大好，但是平時精神還不差，想不到竟這樣快的拋開了我們，離開了這世界。

余先生的死是每個青年的損失，因為他們從此失掉了一個導師——一個良好的導師。在我個人呢？損失了一個我最欽仰敬愛的老師，一位除了父母外最愛的人，一個最親密的朋友。（冒昧的說一聲。）

我還記得余先生曾經有幾句話寫在我的作文簿上說：「……希望你本着以往的勤力，攻讀你所喜愛的科目，成功是你的。」爲了報答余先生對我的期望，我必定要依着他的話做去——努力攻讀我所喜愛的科目。這是我痛惜余先生逝世之餘，所立的一個誓願。

傷逝

悼松烈兄

蘆荻

你放下了生活嗎

爲什麼默默地

和青春，理想，熱情永別

和我們這一羣永別

靜靜的原野

搖落了青青的葉子

我們

一個記憶

連接着一個記憶

看見一個微笑

聽到一個聲音

是你的，是你的

你的……

海潮催喚着你呵

現在不是你長眠的時候

你該從地下躍起來

繼續地在生命的路上前進

爆發出更大的音響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姊姊

陳殘雲

秦玉慧無精打彩的回到學校來。

誰也不知道她有什麼心事。她也不輕易把自己的心事告訴別人，就算是對妹妹小慧吧，也不肯把昨夜的辛酸的感受，坦然的吐露出來。她這個人就是這樣的，沉靜，自尊，善感而愛幻想，呆然的圓而細的眼睛好像永遠抹着一層灰暗。說她冰冷，似乎又不冰冷，她不拒絕同學的接近。比如和莫宛如談起托爾斯泰的「安娜」，她又滔滔不絕。說她熱情，却又不算熱情，她對許多事情都裝着愛理不理的神態。總之，你不容易從她的態度上動作上，看出她深藏着的內心的意慾。

她和自己的妹妹小慧，是一個鮮明的對照。小慧愛跑愛跳，愛唱歌，愛演劇，有時愛在球場上玩籃球，說話快嘴快舌，心裏似乎永遠沒有不可讓人知道的秘密。她們姊妹倆，性格就那麼不調和，然而她們很要好，嘴吵過了，一下子就談談笑笑，自然，這是由於做姊姊的很會原諒妹妹的「淘氣」。在學校裏，同學們喜歡這位熱情坦白的妹妹，在家庭裏，姊姊却得到爸爸和媽的加意寵愛。

這痛愛，却好像變成人生途程上的一條鞭子，現在，這鞭子正在玉慧的心靈上抽鞭。

她忘不了昨夜一件偶發的事情。

媽媽說：「近來你爸的工廠停工了，家境又壞，怕很難供給你們姊妹讀書啦……」媽的意思還未表露，她有些錯愕，媽再說：「原來女人家讀幾年書，也沒有什麼用處，何況……噯，你十九歲啦。」

她答：「我高中畢業，就能够自立了，媽。」

媽道：「女兒家嫁了人就完啦。大學畢業也不過如是。」媽的話有刺，刺得她不大舒服。她想，媽這一扯，一定會扯到她的婚事。果然，媽又嚶嚶曲曲的提到剛從美國歸來的文表哥。

「文表哥雖然年紀大一點，但一表人材，品格又好，我倒鍾意他——」媽說着，又徵求她：「你？」

她有點羞怯，不敢正面表達自己的心意，於是低聲道：「我願意多讀兩年書……」

「你問爸爸，他肯答應你就讀呀。」媽故意把責任推開，「不過，你爸的意思，倒希望你和文表哥結婚！」

她反對：「我不要這麼早就結婚。」
媽低頭說：「你爸已經答允文表哥了。」

「不！這是我自己的事，爸不能答允的！」她大聲叫。

媽安慰她：「你爸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要講信實，答允了人家的事情就要做。不然……」

「媽！」她忽然流了眼淚，說不出話。

就這樣，她整夜都為這件事思憶，苦惱，而至於失眠。她想，要是跟文表哥結了婚，就像進了坟墓。文表哥雖然有錢，樣子也並不難看，但到底是個只會搵錢的俗人，他沒有讀過什麼書，混混沌沌，連講幾句閉話都吃口結舌。何況，他結了婚就得回美國去……

此刻，秦玉慧回到學校了，這件惱人的事情，還在腦子迴旋，迴旋又迴旋。她顯得更沉默。然而她是自尊的，她不敢把這些痛苦的「秘密」，告訴任何人。上堂了，她把手掌托着尖削的臉頰，失神地坐着。教師的講話她全聽不到，甚至這一課是什麼課都茫然。

「秦玉慧——」教師突然叫她，她毫無所覺。坐在旁邊的莫宛如輕輕扯她一下：「叫你呢。」她才愕然。接着教師道：「從香港坐船到紐約，要經過那些

重要的城市？」

教師這一問，好像是一種諷刺，她有點難受。原來她是答得出的，但她不答，站起來搖一搖頭。往日教師們的許多發問，她都應對如流，早就叫蠢笨的同學羨慕的，而現在，她啞住了，許多詭異的眼珠盯着她。

「你？莫宛如……」教師順嘴轉到「肥妹」莫宛如這邊來，莫宛如似乎要替秦玉慧解圍，很快就答了出來。

聰明的莫宛如，發覺她有點失常，於是放午學的時候，拉她到九龍塘散步。

「你好像很煩悶，玉慧！」莫宛如關切地問。
秦玉慧悄然答：「我有點頭痛……」

「真是多愁善病。」莫宛如好像覺得她的「頭痛」是一種藉詞，因之用玩笑的口吻探她一下。

「宛如，」她深深的呼一口氣，捏住宛如底手，嘆息似的：「你是不了解我的！」

「又是婚姻問題？」宛如直覺地。玉慧的「婚姻問題」，過去就若真若假，談過一兩次，她終於不肯屈服。宛如曾隱約的探出其中底蘊。現在從她的口氣中，宛如就聯想起這些舊事。

玉慧離開她，不敢再口吐實言，只是……

冷答：「一言難盡！」

「玉慧，我們是老同學，有問題大家解決不好麼？你有事瞞在心裏，落得自己痛苦」宛如體貼地解慰她，把剛才那種近於油滑的語調變換過來。

玉慧沈默着，掠一掠微風吹亂的頭髮。偶一抬頭，看見陽光線在雲層裏，似乎又有了感觸。半晌，她奇怪的低叫道：「宛如，你想我應不應結婚？」

「哦！」宛如詫異她，「你爲什麼想到這些事情？」

「我爸爸是個老頑固。他供我讀書是無可奈何的，就連媽媽一樣，他們總迫我結婚……」

「你堅強一點，他們迫不得啦，」宛如用着鼓舞的口氣，「像你妹妹，他們敢迫她麼？」

玉慧點頭，心裏說：「我應不應堅強！」可是一想到爸爸那副方壇似的臉孔，和媽媽那雙愛淌淚的眼睛，心頭就發軟。隨即嘆氣說：「你知道，我是妹妹的擋箭牌！」

「不能這樣說，婚姻是自己的事，」宛如不同意她這種脆弱的說法，「這時代，婚姻自由是最起碼的



自由，應該要爭取的，否則，就做了舊社會的奴隸！」
「宛如，你講得對，可是……」玉慧把「我真有點軟弱」這段話忍住，然後把腰身挺了一下，似乎表示自己並不軟弱。

隨即將昨夜母親的話語告訴宛如，又說父親如何如何，文表哥如何如何。聽得宛如忍不住，於是插嘴道：「這簡直是盲婚瞎，怎麼能屈服？」

「爸爸是愛面子的人，要我不依從，就會破裂！」玉慧猶疑不定，不知如何自處，「宛如，你替我想，要是跟家院破裂了，我怎麼辦？」

「別害怕，玉慧，我們有一大夥朋友，總不會讓你寂寞的！」莫宛如撫慰她，希望加強她底勇氣，「而且一個有了自由的人，到處都有自己

的道路！」

玉慧感動地抓緊宛如的手臂，欣慰說：「宛如，你好像我的大姊姊，到今天，我才知道你很了解我……」

宛如笑着。

最後，她們手挽着手，在金巴倫道兜了個大圈子

。

。

。兜回學校來。

黃昏時候，柔弱的太陽光晒着海面，晒照着喧囂的街道，又透入了秦玉慧家裏的褪色的窗。

秦玉慧伏在窗下的書桌上抽咽，媽也靠着酸枝椅上低泣，一種沉悶的壓人的氣氛籠罩在小廳間。一看就使人想到，母女之間有過一場劇烈的衝突，但誰戰勝誰？似乎沒有明確的分曉。有一個鮮明暗示是，她們都是弱者，哭泣就是共通的「戰鬥武器」。

相當時候的無言的啜泣，母親又在斷斷續續的嗟怨着：「枉費了我十九年的心血養活你……你一點不聽話……讀了這幾年書讀野了……自由，自由……連父母都反對，啞，自由……」

玉慧不肯示弱：「要把我當雞當狗賣給別人，我寧願死，看你們迫死了我，得了不得了……」

母親聽到「寧願死」這種話，固然聽得是蹩氣話，但多少有點顧忌，或者說是心虛和害怕。她知道，香港這個世界，自盡的人太多，又太隨便，女兒或者受了感染。但母親的感情一時轉換不來，只得傷感說：「用死來嚇我？」

「一定要我跟文哥結婚，我就死！」玉慧乘勢反攻。

「好，我不管，讓你嫁橫嫁牛我不管，我替你活

受罪！」母親不再哭，消極地嘆了幾口氣，「我什麼都不管，你要死，在你爸的面前死，你要怎麼樣，讓你跟爸爸講個明白，我不中用了，嗯，連自己的女兒都討厭我，欺負我，我不中用了……」母親說着，拖着怨艾的臉色躲進房裏去。

「媽——」這時候，小慧帶着通紅的面貌跑進來，不見母親，就匆忙地問：「媽？玉姊。」

玉慧不睬她，她逕自走房子裏：「媽，爸和文表哥在金唐吃晚飯，叫你去——」

「不去！」媽氣惱地。

「他們一定要你去，說是商量什麼事情。」

結果母親還是去了。

小慧走出廳間，發覺玉慧在低泣，連忙躡到她背後，「玉姊，你哭泣什麼？」

玉慧停止哀泣，抬起頭，一面揩着紅眼睛，一面問：「爸和文表哥在商量什麼？」

「在談生意，文表哥要和爸合作，把工作恢復！」小慧快嘴說，「要是成功了，爸就不會唉聲嘆氣啦！」

玉慧敏感到這就是「交換條件」。「嘿，」她想了一下，「爸爲了自已就犧牲我！」

「你剛才哭什麼？」小慧天真的帶着玩笑的神氣。

「你還不知道嗎？」玉慧把臉一沉，「爸要我和文表哥結婚，剛才我就和媽媽嘔氣！」

「哦，有這樣的事情？」小慧驚奇地，一時把大眼睛楞住。「你進行得這樣秘密。我也瞞住！」

「你知道又有什麼用處？」玉慧帶着「大家姊」的口吻。

小慧不大服氣：「你哭就有用處？」

「算啦，算啦，」玉慧知道說錯話，一把拉住小慧在自己的椅靠上坐着，「好妹妹，你叫我怎麼辦？」

「反抗呀！」小慧理直氣壯的，聲音又高又亮，「我們這一代，難道還走母親的舊路？」

「媽媽是一個好媽媽，她很可憐，我遊了她，她精神上就挨了重創！」玉慧是個愛溫情的人，這樣的反抗是一種痛苦，不反抗呢，自己又被埋葬。這麼一想，內心又充滿着猶疑和矛盾。

「媽媽這一代是犧牲的，我們也跟着犧牲麼？」

小慧這一問，玉慧啞口無言。隨即小慧加強了語氣，「玉姊，我們不能向舊社會屈服，我們有自己的前途……」

小慧這種堅定的態度，誠然是增加了玉慧的勇氣。最後，玉慧確定了主意，站起身，泰然說：「找宛如商量商量好吧，多個人多個主意！」

「好，吃過飯過去。」小慧很高興，似乎覺得這番鼓動很成功，也似乎覺得姊姊並不軟弱。

當晚，她們找到了宛如，一直在宛如家裏談了幾點鐘，決定了幾個「對策」。母親是可以爭取的，必須取得母親的諒解和同情；父親是「頑固派」，沒有母親在旁邊，他就「孤立」了。但對文表哥，可以正面「談判」，說以利害，打斷了他這種「不合理潮流」的想念。倘若各種辦法都行不通的時候，就答應四年之後結婚——但儘可能連這拖延性的期間都不要。她們想，只要玉慧能大大方方，把穩定見，就會獲得勝利，而重點是在乎玉慧的硬朗和堅持。

就這樣，她們定下了「策畧」，宛如彷彿是指揮官。

某一個星期天，她們全班到沙田旅行。原來是約定在尖沙咀車站集合，搭第一班火車的。可是時間到了，還不見玉慧姊妹的影子，宛如急得發跳。她想，她們昨晚說得很實在，無論如何是參加的，特別是玉慧。她從就不肯失信。莫不是有意外麼？不！不！不會有什麼意外的，也許是他們睡不醒，也許是忘掉了時間。

最後一次哨子吹過了。莫宛如徵得同學們的同意

留候下一班車，再守候她們。

但巧得很，火車開行了不够五分鐘，她們才氣沖沖地碰上來。宛如睜着抱怨的眼睛，發氣似地罵她們：

「呀，小慧們，你們來送車還是來搭車？」

「走了麼？」玉慧慚愧地笑着，微微地抽動着緊束的裙褲子。

「不走，還等你？」宛如說罷，輕輕的扭了一把玉慧的手臂。

小慧急忙拖住宛如，欣悅地道：

「你不知道，勝利衝昏頭腦啦！」

「什麼勝利？」宛如搶口問。小

慧笑而不答，似乎要故意賣個關子，

宛如不耐煩地猜想道：「可是××撤

退了爺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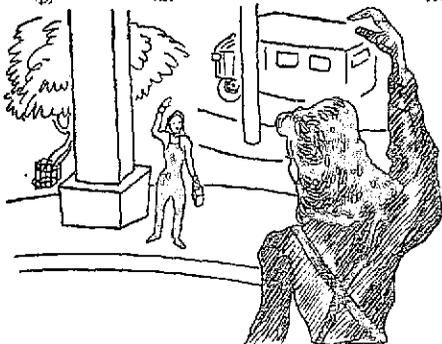
「不是國家大事——」

「那不用說，一定是玉慧鬥爭勝

利啦！」

玉慧咬的笑出來，繼而高興地抱住宛如，歡聲道：

「是勝利啦，妹妹說，勝利衝昏頭腦，不錯呀。簡直忘掉了今天要去旅行……」



「啊，好呀，好呀！」宛如朗聲笑着，隨之又問：

「然而怎麼勝利？可是怎麼問題都沒有了麼？」

玉慧把和父親的鬥爭經過，以及如何對文表哥堅決的表示自己的態度的經過情形，說過一回之後，便

拿出文表哥的信給宛如看。

「玉慧表妹緊：我是一個庸俗的生意人，沒有知識，實在配不起你。

但蒙姨丈愛我，以你相許，自覺三生有幸。今你既不願意，我亦不相強。

我雖愚笨無知，亦知時勢所趨也。

你前途遠大，惟望努力學業，專

此並祝

近安

文手啓」

宛如把信讀完，雙手捏緊玉慧的

臂膀，笑道：「到底是勝利了。」

「勝利了！」小慧跳躍着，把手

掌搭在宛如的肩。

「啊！」玉慧的靈巧而感情的眼睛泛着光亮。

歡欣，微笑，堆在她們的面頰上。

第一班車子又快開啦，小慧笑着婉婉發笑。



英雄漁女

胡明樹

——請你把這當作一幕電影故事看看吧。

靜靜的海，泛起了輕波，浪漸漸大了。海面是幾十艘大漁船，和一些離了水面的，各用四根竹竿撐起的互相依傍的破船。那邊，海岸上也有兩排破船的街。

漁民馬大的家正是那些離開水面的破船之一。而他的出海漁船是租人的。十二月三十日的早晨，馬大整理漁租要到離岸二十里的小鎮趕市兼辦年貨，他的十三歲的長女蝦姊划船送他上岸。她正想把船撐開，叫做張帆的漁校教師就跳下了她的船。張帆也是漁民之子，年約二十左右，平時很喜歡跟蝦姊嬉笑。漁民也很放肆，對一切毫不顧忌。「帆哥，這麼早做什麼？」蝦姊問。但張帆却笑道：「我是來找蚌一蝦」回去送早飯的呢！」蝦姊以為他是在佔自己便宜了，便「呸！」的一聲跳過去向張帆一推，於是二人同時翻進海里了。二人又在海里追着，最後游近了岸，二人同聲大笑。

黃昏時分，蝦姊和母親、弟、妹等馬大回來晚飯。忽又見張帆走來。他說他中午趕市遇馬大、馬大被鄉警捉了打日本鬼捉了去了。因此舉家啼哭，連大肥雞也吃不下。鄰家馬三婆過來安慰他們，並且述說漁家命運之苦，她說：「唉，我看見很多呢，蝦姊，你知道你的祖公是怎樣死的嗎？你的祖公是租用漁場主呂榮芳——呂均的父親——的漁船的。他因為反抗呂榮芳而被害死，你的祖婆那時還年青又美貌就被拉去，姦污之後就賣給了人販子，現在不知落在何家。那時你的父親還只五歲，他弟弟才兩歲。他被拉時孩子還搭在背上呢。你的父親後來就是跟隨大叔婆長大的。後來置家立業了，生了你們了……唉，誰知今天……」馬大被拉了，全家無法生活，蝦姊因張帆的介紹就到漁校當了雜役。母親和弟妹就跟從馬三婆的家人工作餬兩餐吃。

蝦姊工作很苦，要泡茶、掃地、抹地板、等等，但她仍有志學習，常常於張帆授課的時候，站立室外偷聽。這事給張帆看見了，決意加以指導，常叫她到房內讀書。蝦姊進步很快，但已消失從前的玩皮，不

復敢和張帆有什麼嬉笑了。時間過得真快，蝦婦也比前長大了。一天，張帆告訴她，馬大有信回來，還有照片呢。信中詳述軍中生活，說他現在是駐在山中某地，有一天，他聽見有人唱鹹水歌，覺得奇怪，跟跡上去，原來是一個牧童，問他唱的什麼歌，說是祖母教的。馬大就藉口借斧頭來唱歌的孩子的家，見他的祖母，祖母是一個盲婦，年約五十多歲，兒子李儀被徵兵抽發入伍，又有幾塊水田被築公路築去了，因此就哭盲了眼睛。盲婦家中還有媳婦男女孫兒各一人。盲婦從孫兒口中得知馬大相貌很像自己的兒子李儀。他對馬大自認爲水上人，因爲被人陷害而淪落山中的。所以馬大對她更覺親密，而盲婦也很愛馬大，認爲「義子」。一天，馬大的部隊奉命出發，馬大來向「義母」辭行，盲婦囑咐他勝利後一定來看她。信中又報告他陣前殺敵情形：他作戰勇敢，曾經生俘日軍二名，得過獎金和勳章，大家叫他抗戰英雄。他又說他很想寄些錢回家，但無法滙兌，所以他只得把那些錢於調回後方補訓的時候送給了義母，爲讓她有錢雇醫生醫治她的眼睛。事情很湊巧，正當他去看護母的那天晚上，李儀逃亡歸來了。大家都很高兴。但天快亮的時候，縣警及鄉警來捕李儀。馬大看見這情形就立刻把自己的檢章贈給李儀，而馬大則着李儀服裝就捕。馬大到了縣府，辦事員檢查他身上的文件知爲抗日

英雄，急急報告縣長，縣長立刻陪罪，並且設法招待他，信中又說，他現在正託人在後方寄些錢回家。讀完了信，大家很歡喜。

蝦婦已認得不少字，有時晚飯後也偷空跟張帆到郊外散步，坐在草地上各述心願。張帆願於打敗日本後，過新的生活，他要在這海面上建立新的漁村。蝦婦願多識些字多讀些書，多知道些道理，也願幫助張帆建立新的漁村，但她現在很願去見見他的父親，甚且幫他打仗。一天，土霸呂均來校，看見蝦婦，他就眼眈眈的看着她，後來就打聽她是誰家女兒，後來並且常常來校，叫她這，叫她那，又問她要茶，叫她買香煙之類。蝦婦於是和張帆商量對策，張帆主張她辭工回去跟馬三婆的兒子們出海打漁。蝦婦血氣方剛，很是能幹。

日本投降，馬大復員了。他先到山中看他的義母。義母眼睛已復明，見馬大來，心裏很高興。他端相着馬大的面孔，忽然有所回憶的說：「你是三十八歲嗎？」馬大說：「是的。」義母又問：「你記得你的生日嗎？」馬大答：「我因爲沒有父母，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不過據我的繼母說，我是二月初三出世的。」義母忽然掉下淚來，她哭道：「你是我的兒子呀！我記得你左耳的黑痣的！不錯，你正是三月初三丑時生的。」……唉，我的命好苦，呂榮芳那畜生害得我

好慘！他殺了你的父親，捉了我和我的弟弟，後來又賣了我。那時，你跟五叔玩去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你的下落。……。」母和子於是抱頭痛哭。臨別時，母親說她希望將來能回海邊，重過海洋生活。

馬大回來了，子女已長大。——蝦姊已十八歲，身體結實，氣力過人。馬大一家數口，又重振旗鼓，租了呂均的漁船，出海捕魚。呂均是一個土豪，有漁船數十艘，通通租給漁民使用，他就從中高利剝削。漁船每次出海，呂均抽收獲魚量百分之七十作租金，使得漁民生活無法翻身。漁民欠債太多，生計一天比一天苦。蝦姊和張帆商量，張帆主張先將漁民組織起來，教育他們，使他們覺悟起來。蝦姊和張帆於是常常利用機會和漁民連絡，而漁民們也漸漸對他倆發生信仰。漁民們終於選出自己的代表去向呂均談判了，要求他減租。呂均自然不肯。漁民決議將船退回呂均，一個多月不出海。呂均見損失太重，才允減抽低利，至百分之五十五。大家都相信了集體的力。——這就是張帆，蝦姊所領導的漁民鬥爭之最初勝利。但呂均却飛機對蝦姊表示：他的願意減租完全是爲了看她一人的面上。在鬥爭中，馬大也很堅強，不愧爲當日英雄。

但是天災繼踵而至。漁船在出海時候忽然遭遇颶風，馬大的船亦罹難。馬大一家人同暴風雨搏鬥，船

中人幾乎全部沉沒，僅剩蝦姊和她的「一個弟弟」在船上飄回來而已。呂均於是乘人之危，假意殷勤，招待蝦姊於南天酒店說是要和她商這次風災的救濟辦法。蝦姊信以爲真，去到酒店見他。呂均強她飲酒，她不肯，但他自己却不斷乾杯。蝦姊見他存心不良，正想退出，但門却已關上了。呂均想向她施行強姦，却被她一手握住喉嚨，一直把他握死，這一聲也叫不出來。握死了呂均，蝦姊把他挾在床上，用氈子蓋着他，她然後開房走了。這時天剛黑。阿姊知事不得了，但她並不害怕。還有什麼可怕的呢？一家人都死光了，只剩下自己和一個弟弟，只要把他處置妥當，她一個人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她於是去找張帆。張帆主張把她的弟弟交給他的母親，而她應該連夜逃走。他說他願陪她一起逃，因爲呂均之流早就認爲他是漁民領袖這件正事會說是他指使的呢。張帆和蝦姊趁着夜色下了小船，二人於是划着船離了那漁村。他們搖了約二三個鐘頭左右，蝦姊忽然從月色底下看見水上有浮屍，她就划近牠。划近了牠，她心里跳得厲害；牠原來就是她的父親的屍首。他們把牠拖起，她從他的身上摸出了那顆英雄的勳章，她握着牠，她跪在父親的前面，月色映出的眼淚一顆顆地墜下。張帆一人在划着船，而風在吹着，浪在捲着，合奏着一曲大自然的哀歌。

望歸石

(童話)

黎夢曙

話說在東方的一個最古的國度裏，有一條長長江，這條長長江橫跨在這古國的中間，把這個國家分成了南北兩塊。

在江南岸邊的一個最高的山峯上，那裏從前曾經矗立過一堆亂石的，這堆亂石的形狀活像一個婦人，背上背着兒子，右手抱着嬰兒，左手牽着女兒，在望着滔滔的江水，望着茫茫的北岸。這堆石頭當地人叫做望歸石。

原來這堆石，是一個婦人和三個孩子變成的。二十年前，這個婦人的丈夫給國王拉去當兵，打仗去了。他很久都沒回家。這個婦人和三個孩子都沒辦法過活，天天一起走上山峯，盼望丈夫回來。她們站在山峯上高叫着：「歸來啊！歸來啊！」一聲聲地從清晨叫到黃昏。

然後又帶着失望回到家裏。她們的熱淚已不知洒了多少在這山峯上了。有一個冬天，她們竟站在山峯上，從朝叫到晚，從黑夜叫到天明。冬之神的硬心腸也給她們叫軟，不忍再叫她們如此受苦，便不絕地飄灑着雪淚，把她們凍凝在山峯上，變成了石頭。這一來



，既可使她們免除天上山下山的痛苦，又使她們不怕風霜雨雪，不愁饑餓寒冷，而能日日夜夜地守望蒼生的歸來。

時間過了二十年，她們母子四人也在這山頭上守望了二十年了。二十年來，來往於這條長長江的人，沒有一個會漏過她們的眠戚，然而她們却始終看不到；她們所盼望的人歸來。二十年來，來往於這條長長江的人，沒有一個不曾看過這堆望歸石；二十年來，住在這座山下附近的人，沒有一個不會在夜裏，聽過她們「歸來啊！歸來啊！」的呼聲。而當那些看過這堆石和聽到這種呼聲的人，想起這個故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是臉上掛着兩行淚珠的。

三十年，這悠長的日子，人們所洒向江裏的眼淚，是越來越多的。這不單是因為這一個故事，而是因為這種故事越出越多了，山上的石堆，和「歸來啊！歸來啊！」的午夜的呼聲，聽見得愈多了。這是由於這個國家一氣打了二十多年的仗，無數的丈夫和父親被捉去當兵打仗的原故。

這個國家的國王，原是一個昏庸而又殘暴的獨夫，他對於外國一向畏懼稱臣，而對於自己的兄弟則視同仇敵。爲着怕外和媚外，爲着攻打自己的兄弟，二十多年來，他不絕的征兵征糧，壓迫老百姓，有一個時候，外國打進來了，他老是在後退讓，他的兄弟看不過眼，便替他把敵人打退了。他不但感謝，反而仍舊懷着怨恨之心，不絕的向他的兄弟進攻。

可是他的兄弟却是一位驍勇善戰的英雄，他生性仁慈，一向以解救人民的痛苦爲自己的責任，由於這緣，老百姓非常的愛護他，擁戴他。他最初只不過想憑一己的仁慈，來感化國王去施行仁政，憑一己的精力來輔助國王去使國家強盛，人民安居樂業。但抵不過國王的嫉忌心重。迫使他帶着愛戴他的人，走到邊遠的北方，建立一個小小的國家。然而國王並不因此而饒過他，決心非消滅他不可。

爲着消滅自己的兄弟，二十多年來，這個國王不知打了多少仗，喪了多少的生命，吮吞了多少老百姓的膏血了。然而他始終沒有達到目的，他打的都是敗仗，他的人馬，有的投降了，有的被消滅了；有的覺悟了，叛變了。

他一切怪責他的兄弟，而不覺悟自己是失靈了人心。所以他終於敗退到長江的南岸來了。

二十年來守望在江岸山頭的婦人，竟然守候到她

的丈夫了。她看見他在江北的兵營裏。

他是在第一次打仗的時候，便投降到國王底兄弟的軍隊裏的。那時，誰都會想：「國王是殘暴的，國王的兄弟是仁慈的，我們不能幫助殘暴的國王，打他仁慈的兄弟呀！我們不能捨棄溫暖的家庭去替殘暴的國王拚命呀！」於是他和別的人都一起投降了，保存了自己的生命。但他和別的人都十分掛念着家裏的妻子，他們足足掛念了二十年了。他們常常都想回家，外面却給國王的軍隊重重圍住，給國王捉住不殺頭還得要打仗的，所以他們始終忍耐着。後來外國打進來了，他們便幫助國王的兄弟把敵人打退，希望這點功勞來獲得國王的諒解，使全國得到和平，大家都可回家重見妻兒，快樂過日。但國王所給予他們的還是戰爭。他們終於覺悟了：國王不死，大禍不止，若要得到和平，非要打倒國王不可。於是他們便請求國王的兄弟：准許他們一起打回老家去。這一來，不及一年，他們就打回到長江的北岸了。

如今，望歸石的婦人再看到她的丈夫了；他，在疎星冷月之下，放哨在長江的北岸；怔怔地望着江南。但他看不到她。因爲他想不到她會站在這山頭守望他二十年，他還以爲她會像二十年前一樣，正作着孩子睡覺呢。她心裏想：「男子漢心腸忒硬，我守望了他二十年，他連看也不看我一眼啊！」想着，她不

禁流下淚來。接着她又顫聲地呼喚着：「歸來啊！歸來啊！」

這一聲聲凄切的呼喚，最先送進了江南守兵的耳朵裏。他們聽來都覺得像是自己親人的叫聲。

「歸來啊！歸來啊！」一個兵說。

「歸來啊！歸來啊！」另一個兵說。

「歸來啊！歸來啊！」又一個兵說。

於是他們都默默流下淚來，靜靜地放下槍桿，悄悄地溜走了。這種情形，起初是一個個的，後來就幾個一起，幾十個一起，幾百，幾千，幾萬個一起，集體地走了。再到後來，後面的隊伍見了前面這麼多人往後跑，以為敵人已經渡江追來了，也都紛紛跑散了。

守望在長長江北岸的，望歸石的丈夫和別的人也

是聽到這種「歸來啊！歸來啊！」的呼聲的，他們聽出了：這是自己親人的熱望。

「歸來啊！歸來啊！」

「快了，我的好妻子！」望歸石的丈夫低聲地自語着。

「歸來啊！歸來啊！」

「唔唔，孩子切望着我抱哩！」另一個兵說。

忽然從江南回來的探子報說：敵人都靜變了，逃

散了。於是大家都興奮起來，隨着國王的兄弟渡江，一直打進了京城，把國王和那些助紂為虐的奸臣們都活捉了。於是，全國重新得到了和平。

當望歸石的丈夫回到了自己的家，知道了自己的妻子兒女站在山頭上守望他，變了石頭，二十年沒有回家這個故事的時候，他不禁悲傷起來，立刻跑到山

峯上，抱着每一塊石頭痛哭。每一塊石頭都給他的眼淚澆濕了，然而她們不會和他說一句話或者笑一笑，

只有北風同情他，陪着他呼號。最後，他筋疲力倦地昏睡去了。他夢見他妻子帶着三個孩子來到他的面前，

他擁抱着她們又哭了起來。她們也都哭着，後來，她苦笑着說：「我們的血和淚都已化了浴浴的江水，

我們已重新有點活氣了。只是我們的血呢？這是需要國王和他底臣子的血來填補的。在這裏上上下下站着

的所有孤兒寡婦的化右，只要沾上了敵人的血和親人的眼淚，就會活轉來的。」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立刻下山跑進京城裏，把他的故事告訴大家，要求把國王和他的奸臣殺死，用他們的血來救活那些孤兒寡婦。於是，國王和他的奸臣

便給人們帶上長長江岸邊的山頭殺死。當他們的血酒到那些石頭的時候，一切變了化石的寡歸孤兒們都

活轉來了，她們都擁抱着得勝回來的丈夫或爸爸笑着叫着，相率回到家裏團圓去了。

從此以後，長長江邊的山頭，人們再也看不到有望歸石了。



螢火虫

(科學童話)

加因

螢火虫，是小朋友夏天晚上的朋友。這隻「拖着燈籠走的蟲」在河邊池畔的草叢，閃爍着美麗的火星，穿梭似地飛舞。在炎熱的晚間，這些在空中飛舞的小燈籠，閃着誘惑的綠光，惹得小朋友一面唱着兒歌一面用葵扇來追逐她（他）們。

螢火蟲的冷光，祇有色光淺（可視綫），沒有赤外線（熱綫、紫外綫、化學綫）的輻射線，實在比我們鄉下的油菜燈，城市的煤氣燈，電燈，光管便宜得多。因為我們這些燈，都白白的浪費了許多熱；這不單是浪費，而且容易發生危險。如果人類能够製造螢火蟲這樣的冷光，多麼好呀！既不會失火，小朋友玩它，又不會燙手，風吹不熄，雨也淋不滅，如果放在水裏給魚們看看，多有趣呢！

螢火蟲對於冷光是能够照着自己的意思做的。通過發光層的粗管儘量吸入空氣，光便增加；通氣緩了一些，或者停止，那末光也弱了，消滅了。這冷光的氣管上面佈置有神經的（像我們的開關電掣囉），因

此螢火蟲才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收放。

唉！螢火蟲的冷光有什麼用處呢？有一次的夏夜，我得到科學家賽恩師先生的介紹，我和她談了半點鐘的話。螢火蟲說：他隨身帶這隻冷光的燈籠，是威嚇要吃他的動物；同時表示我的肉很苦，不是齋呀，不好吃的。另一種是提着燈籠去找愛人，因為有了光才可以引誘他們呢！還有一種作用是去尋找蝸牛來吃。

「啊！你這小姑娘倒有這麼利害的本領？」我吃驚的說。

螢火蟲閃了一閃綠光，這光是具有引誘力的，可惜我不是一隻雌螢。她說：「不論在地面，在空中，那些在左右經過的在作戀愛探險的雄螢們，只要看到我們這具有魔力的「招引之火」，他們就會飛到我們的身旁的。我們雌螢有招引求婚者的技術，雄螢也有老遠就能够看到「招引之光」的靈敏視覺的。像一個穿着鮮艷的少女，那一個男子不望她一眼呢！」

她說：「我們的婚姻絕對自由，彼此滿意了，就將『冷光』弄得十分淡薄，幾乎消滅；只留下最後的環節上有一點微火在活動。這時候就舉行婚禮了。你應該知道啦，結婚之夜，若果燈光輝煌，不是很難為情嗎？在這個時候，許多朋友們，都停止工作，一齊爲我們低唱祝婚歌。這是他們給新婦夫婦的禮物了。婚後，不久就產卵了，我們是不管孩子的，在什麼地方都亂撒一陣。」

我很羨慕地說：「你們多好啊！要結婚就結婚，要產卵就產卵，不愁找不到新房，也不愁接生、哺乳給孩子……」

她說：「你們是人呀！我們是昆蟲類中的鞘翅目咧！」

我說：「聽賽先生說，你們的針很利害，在人類沒有發明注射，你們已經會這玩意了。」

「是的，是的，這是求生的本能囉！」

她說：「我們是頂頂的針灸專家，而且是頂出名的廚師呢！」

「哎呀，看不出你還是一個好主婦咧！」

她很高興地說：「有一次，我提着燈籠在水邊和愛人『拍拖』，聽到一隻蝸牛老太婆說，『唉！不得了，我的孩子傷風啦，老是流鼻涕。』她似乎埋怨自

己的兒子說：『誰叫你冒着大風去參加爬樹競賽，得到第一又怎的？害了重傷風，這麼夜深了，去那里找醫生來醫治！』我聽見了連忙對他說，不要緊，我是好醫師，專做好事，提着燈籠來替蝸牛醫病的。那個蝸牛老太婆拒絕了，說我是壞醫生，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從大顎抽出針來，給她的兒子一種麻醉針。不久，她的孩子就嗚呼哀哉了。」

「唉！你這庸醫殺人呀！」我叫了起來。

她滿不在乎的說：「我要生活，有什麼辦法？」還得意的說：「蝸牛老太婆哭啦，她罵我，就要到什麼法庭去告我！我說，我是頂頂高明的醫生。一針見效咧！一針就死了，不就證明我的針術要得！」

「你一定打錯針了，你真是……」我責備她說。

「我知道傷風應該打傷風針，但是我只會打麻醉針呀！」她低聲的對我說：「老實告訴你，這是我們螢火蟲吃蝸牛的本領。我們不用煮的。我的麻醉藥從鈎漕中傳到蝸牛的身上，不到三秒鐘牠就『瓜得』。我就用兩片顎，彎彎做成一把鈎子，將牠弄成鮮肉湯，然後招呼我的愛人，朋友來喝呀。這是我們的豐美晚餐了。」

我說：「蝸牛老太婆告你謀殺她的兒子，你會受罰的。」

她說：「我不怕」。就一面唱一面飛走了。她唱的是：

鮮甜的蝸牛湯，漂亮的牛肉湯，

吃到肚里噴噴香，噴噴香，

三更半夜去醫病，半夜三更去醫病

喝了不少蝸牛湯。

蝸牛湯，甜又嫩！

山珍海味那有這樣香。

三更半夜喝碗蝸牛湯！

半夜三更喝碗蝸牛湯！

魚翅燕窩比不上，

身體強健，肚裏發「冷光！」

。電影知識。

電影怎麼會活動的？

王逸

電影怎麼會活動的？在解答這個問題以前，先來說一種大家都會玩的魔術。我們常在一冊書角上在每一頁畫着不同姿勢的人形，然後以手指把每一頁迅速的彈翻過去，我們見到那種人形在活動。在跳躍，這種玩法也便是與電影怎麼會活動，是同樣的道理。人們眼睛的感光能力雖然是極快，但是從一個對象移轉目光到第二個對象的時候，需要相當的猶豫時間，使得神經與肌筋可以適當的調整。接連着而來太快的動作快到每個只佔一秒鐘五十分之一的速度，人

們的眼睛只能見到一片模糊而巳。因為在看的人的眼睛裏雖然一個對象已經搬去不在了，但這個對象的景影仍然會遺留着至少遺留有一秒鐘五十分之一，然後眼睛再能接受第二個對象。在科學上這種現象喚做「視覺的殘存」或「景影的遺留」。活動電影便是利用了人們眼睛底這個弱點。將許多幅不動的，而逐漸改變的照片迅速地緊接的給觀眾看。每次映在銀幕上給人看的照片，事實上本身是不動作的，但從第一幅照片換至第二幅照片的時候只用極短的時間，並用旋轉

的簾子板或葉窗，時透時掩不令觀衆看見片的移過；使得對第一個景影的留跡，化入第二個對象景影中，而成爲連貫的，自然的圓順的動作。

活動電影的抽製法，就是將一個動作的經過分攝成許多呆的不動的照相的法則。

活動影片在攝收影象時，攝影膠片是不動的，這時鏡箱上轉動的「葉窗」恰是閉着，外面的光可以透射到膠片上而起感光作用，（即是攝入了影象），但過了這種極短的時間，葉窗立又關閉，那鏡箱內的膠片便在這關閉時間內移過一段；（將已攝成移過，將未攝的新膠片，移對鏡頭，預備下次葉窗再開時感光）。這項手續，是這樣不斷的重複着，直到所要攝的一個動作爲止，所攝成的便是這動作無數逐漸改變的呆照。

影片攝製的速度——通常的新聞片，戲劇片均是依照放映時的速度攝製的，默片每秒鐘攝十六像，聲音每秒鐘攝廿四像。有時因爲光線不足減攝數像，或對象動作稍嫌太速，便多攝數像，但這是比較偶然的。

另外有一種特殊性的攝影，如某種動作，它的進行速度實在太快了，斷非每秒十六像或廿四像所能攝收，於是不得不增速至百倍或千倍以上；如蜻蜓飛時兩翼的振動，須每秒兩千像的速度，如槍彈離開槍口

，須每秒一萬像以上的速度。有時動作本身實在太慢了，也非十六像廿四像所能攝收，不得不特別改變，如在的開放每小時攝一像或計恰好。不過這種快攝或慢攝的影片到開映時，仍需照通行放映時的速度放映。快攝的影片中的動作放映出來的動作比原來的慢了，慢攝的影片放映時比原來的動作快了。

平時我們見到運動會的新聞片，其中慢動作的運動姿態，那就快攝的影片，在偵探片中見到追逐的汽車駕駛得特別快那就是慢攝的影片。

從攝影機最初攝得的膠片是母片（普通稱「拷貝」）猶如照相的底片，將母片卷在在母片上露光復印後，便成爲放映用的子片（普通稱「拷貝」）

影片放映的速度——經過長期的試驗，每秒鐘令人看十六個至廿四個照片，是放映影片適當的速度，如果每秒鐘所見的在十四像以下，呆的印象使得太久，一切的動作像是在跳躍，而失去連貫性。如果在廿四像以上，原沒有什麼不可，但成本便增多了，因爲一、膠片用得多了，二、攝影機械更須精緻。三、膠片感光更須迅速。

現在一般電影放映的速度，默片是每秒鐘行十六格（每格一像）聲音是每秒鐘行廿四格。（這是遷就聲帶片的關係，解學見有聲電影章。）

我國有多大

思慕

一、我國有多大

咱們中國人常自誇是「泱泱大國」，談起世界的「五大國」或「四大國」(Great Powers)時，中國也有個份兒。

如果所謂「大」不是國力的強大，而是指領土面積的「廣大」，我國的確得得上這個「大」字。東征西討開疆闢土的漢唐元清的極盛時代的版圖之廣（固然，嚴格地說，那時的版圖，包含藩屬，還不能算是領土），不必說了。即到現在，以領土來說，我國還算是世界有數的大國。

中國有多大呢？

因為沒有經過普遍和精密的土地測量，因為有些疆界還未劃定，說出一個準確的數字是不易的。在抗戰勝利以後，除去了獨立已經承認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即外蒙，面積約一百五十萬方公里），加上新收復的台灣和澎湖列島（面積約三萬六千方公里）。我

國全國的面積約為一千萬方公里。

這個數字是不小的，因為牠等于全世界陸地十五分之一，亞洲的四分之一，幾乎歐洲一般大。跟別國的領土一比，中國考第四名，僅次於大英帝國（三千一百八十萬方公里），蘇聯（二千一百二十六萬方公里）和法帝國（一千一百萬方公里）。比耗美國（九百六十八萬方公里）來，還多幾十萬方公里。

不過，這個數字還是要打個折扣的，因為面積一百二十萬方公里的西藏「地方」，在地圖上雖還算是中國的領土，實際上主權我屬與否已成問題。以近事來說，西藏當局受了英方的引誘，像獨立國那樣，自行派商務使節到英國去，藏商務代表甚至揚言中國管它不着。這可見，在南京現政府統治之下，西藏連中國名義上的宗主權也不想承認了。

二、「大」有什麼好處？

單舉出里數來，也許還不能具體地說明我國之大

。拿經緯度來說，我國自東端到西端，跨經度六十五度；太陽普照要四小時以上；南北緯度相差三十五度以上，因而氣候兼有涼（亦名寒溫），溫，熱諸帶。

但是地大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通常說「地大物博」，這話也不定真確。假如地大而遍地沙漠的話，地大就不會物博。但以我國而論，在這幅大地內，不從有那樣複雜的氣候，而且又有各種多樣的地理（有山嶺，丘陵地，高原，平原和盆地，橫海洋而帶長江大河）自然也就物博。

物博是有好處的，牠不獨可以養活較多的人口，而且為經濟的發展打下物質的基礎。

壞處不是沒有的。地方太大了，在交通不發達的時候，各地區的經濟文化的發展之不平衡特別明顯。今日的中國，正像革命前的俄國那樣，包含着資本主義，封建，原始氏族社會的三個社會形態。當沿海大城市已給爛熟的資本主義文明腐蝕的時候，西北西南很廣大地區的人民還是過着原始的生活。在將來中國經濟進行建設時，使整個廣大的中國工業化，也是極艱巨的工作。而且領土廣大的好處是潛在的，如果大地上的人民還是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地大又值不得誇耀。

不過，事實上，近年我國的確佔了一些「地大」

的便宜。以抗日戰爭而論，有人曾經指出，地大是中國能夠持久作戰的客觀上有利條件之一。反之亞比西尼亞抗意的失敗，除了國際與國內的政治因素之外，領土太小不能展開縱深的游擊戰也是一個原因。這種說法是有相當理由。我國的領土而比較日本本國（三十八萬二平方公里）大二十多倍，比起九十萬平方公里的阿比西尼亞也大十倍。有了這樣廣大的領土，我國人民游擊隊才能進行廣泛的游擊戰，正規軍才能執行所謂「以空間換時間」的「拖」的戰畧。

又比方說，我國有人自比于希臘，切盼美國「援華」也像「援希」那樣積極到實行軍事干涉。但是，美國軍事評論家威爾納就指出，「中國差不多比希臘要大二百倍，美國大規模的武器干涉是超出於現實的可能性之外的。」雖然事實上希臘面積（十三萬方公里），小於我國不到一百倍，像福建一省那樣的大，威爾納的話稍為誇張，但大體上是正確的。一年多來美國經濟和軍事援助希臘政府軍的結果，游擊軍不僅沒有被消滅掉，而且更強大起來，使美國感到焦頭爛額之苦，何況是面積比希臘大八十倍的中國呢！所以，地大雖然不是有利于中國解放的決定條件，但總是有利的條件之一。

杜魯門再住白宮

梁純夫

在這次美國大選的前夕（十一月一日晚），杜魯門在他的故鄉米蘇里州堪薩斯城的招待會中酸溜溜地說：「美國總統是全球重要的囚犯，而白宮是全球最好的牢獄。」但是到三日清晨他聽到自己勝利的消息時，又歡喜得老淚直流，還像小孩子那樣裂齒傻笑。這種矛盾的心理，充分說明了杜魯門這次獲選連任美國總統，是一件意外的事情。

其實「意外」已不止這一次。一九四四年羅斯福被民主黨推選為四次連任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他當時本來指定了華萊士再做他的副總統，可是民主黨的反動派認為華萊士過左，要推荐右派的貝爾納斯。羅斯福為折衷黨內的意見，使大家團結一致，便放棄華萊士而選取沒有定見的杜魯門。這是一次意外。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羅斯福因腦溢血症突然逝世，杜魯門根據憲法繼承了總統的位置，又是一次意外。

不過所有這些「意外」，也可以說不是「意外」。因為羅斯福的「新政」雖然把美國的大獨佔資本生活動限制到某種程度，但是自從一九三九年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的獨佔資本又通過軍火工業的國家定貨而

自由活躍起來。到一九四四年，美國的工業生產達到空前的最高峯，利潤日益增大，企業愈加集中到少數人之手。這些工業巨頭既然掌握着政府所急需的軍火定貨，就想把權力伸張到政府中去，左右政府的對內和對外的政策。民主黨的右派就是代表這些獨佔資本家的利益，要抬出一個反動人物來牽制羅斯福的活動，削弱他的「新政」。

貝爾納斯當時雖然未能正式出場，但是杜魯門却做了他的橋樑。羅斯福逝世後不久，杜魯門便請貝爾納斯當國務卿，并且把羅斯福的「新政」人物如財長摩根浩，內長伊克斯，商業部長華萊士等先後逐出白宮。杜魯門不單向民主黨的反動派屈服，同時也向共和黨的反動派屈服。共和黨的巨頭如范登堡，塔虎脫等，都成為杜魯門政策的反動者和支持者。因此杜魯門這位總統，實際上已經成為美國獨佔資本的俘虜。杜魯門說白宮是「牢獄」，總統是「囚犯」，是一點不錯的。這個「牢獄」的主人却不是美國人民，而是華爾街的大老闆們。

在過去三年又七個月的總統任內，杜魯門一面要

假裝着繼承羅斯福的傳統，以騙取美國人民的支持，一面又要替華爾街的大獨佔資本家們服務，將從民主共和兩黨反動派的指揮，因此在內政和外交上常常大翻筋斗，笑話百出。最著名的如一九四六年九月間，他批准了商業部長華萊士抨擊貝爾納斯的所謂「對蘇強硬」政策的演說詞，經貝爾納斯抗議後又把華萊士撤職。一九四八年五月間，杜魯門叫美國駐蘇大使史密斯向莫洛托夫遞一個諜文，說美國可以跟蘇聯重開談判，解決兩國間的歧見，但是當蘇聯將雙方的諜文發表，表示歡迎時，杜魯門却又連忙聲明談判之門仍然關閉。對於巴力斯坦問題，杜魯門的政策就更加反覆無常。他既想討好美國籍的猶太人，以圖獲得他們的選票，又不敢開罪阿拉伯人，恐怕喪失在中東的石油權利，因此美國最初擁護聯合國的巴力斯坦分治計劃，後來又主張把這決議推翻，改為國際託管。但是當今年（一九四八）五月十五日猶太的以色列國宣佈成立時，杜魯門又突然搶先承認這個新國家，弄得美國駐聯合國的代表團也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杜魯門這種矛盾的心情和狼狽舉措，不單使他自己，在美國人民面前失掉了聲望，同時也使美國在世界人民面前大損聲威。共和黨因此乘虛而入，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國會議員局部改選時便已奪取了許多民主

黨的位置，使參眾兩院都在共和黨的控制之下。自從那時以後，杜魯門便更加卑躬屈節地替華爾街的大亨們服務，執行所謂「兩黨一致政策」，宣佈所謂「杜魯門主義」，而杜魯門作爲一個民主黨的總統的地位也日益低落，沒有人相信他這一次任滿後再有資格在自宮住下去。因爲民主黨已因他這種冒失作風而弄得四分五裂，比較前進的份子跟着華萊士成立「進步黨」，南方的極端保守派又另立「州權黨」。共和黨則希望有一個更能幹的人物來替獨佔資本家們服務得更好一點，他們選中了以冷酷著名的紐約州長杜威。

在這次大選舉進行之前，華爾街的大亨們動員了全國的報紙，無線電台，和民意測驗所來替杜威造成勝利的空氣。據美國「商業雜誌」的統計，在百分之六十四的全美日報（約一千七百五十家）中，有百分之六十八點七是擁護杜威的；擁護杜魯門的只有百分之十六點二，等於全美日報的百分之十四，美國的兩家最著名的民意測驗所，屬於共和黨的幸福雜誌在十月中曾宣佈杜魯門可得選票百分之三十一點四，杜威可得選票百分之四十四點二，華萊士可得百分之三點六。比較接近民主黨的蓋洛普測驗所於八月初便宣佈杜威可得票百分之四十八，杜魯門可得票百分之三十七，華萊士可得票百分之五。從以上這些數字看來，

杜威當選已成定局了。

可是十一月二日投票的結果，不單杜魯門獲選連任美國總統，而且民主黨也重新控制了參眾兩院。這就如杜魯門事後所說的，使得「所有民意測驗家都要覺得臉紅」了。在約九千萬有選舉權的美國成年人中，參加投票者四千七百多萬；杜魯門得二三、六六七、七二七票，杜威得二一、五四二、五八一票，華萊士得一、一一六、三七九票，南方民主黨的塞蒙特得一、〇〇五、九四五票。在眾院的四百三十五個議席中，民主黨得二百四十二席，共和黨得一百九十二席，美國勞工黨一席。參議院的九十六席中，民主黨得五十四席，共和黨得四十二席。這次選舉的結果，使共和黨在眾院失去五十一席，在參議院失去九席。

這樣「意外」的結果，首先暴露了今天美國的所謂「輿論」（包含報紙、雜誌、廣播電台和民意測驗所），大部份是控制在美國大獨佔資本家之手，專為極端的反動派服務，絲毫不能代表美國的「民意」。其次，由於美國選舉制度上的種種限制，以及政客們欺騙隱瞞，使美國人民無法在兩個反動政黨的總統候選人之外另選一個真能替他們服務的總統。但是他們仍能巧妙地運用了他們的選票，跟美國的大獨佔資本家們開了一次大玩笑，使他們不能隨心所欲地選

擇他們最痛愛的「囚犯」。

不過，杜魯門這次「意外」獲選，還有幾個重要的原因。首先是，杜魯門和他的民主黨在這次競選中利用了美國人民對羅斯福「新政」的懷念，同時也抄襲了華萊士的進步黨所提出的進步政綱，使政治認識不夠的美國工人羣和家庭主婦對杜魯門和民主黨仍然存在幻想。

更加重要的是，一年多以來華萊士和他的「第三黨」運動喚起了美國人民普遍的政治警覺性，使他們感覺到現政府的政策給他們帶來了經濟危機和新戰爭的嚴重威脅。但是杜魯門在競選演說中却把政府一切反動施政的責任推卸到共和黨控制的國會身上，他又曾採取種種姿態，以表示他的有心無力，如曾否決過共和黨國會所制定的反勞工法案，召集國會特別會議提出制止通貨膨脹和穩定物價等辦法，在柏林問題緊張時曾準備派遣大法官文生到莫斯科去與斯大林談判和平等等。所有這一切都使美國政治意識落後的羣衆產生一種幻覺，以為杜魯門和他的民主黨與杜威和他的共和黨還有一些基本上的差別。因此這次選舉結果，不單杜魯門「意外」地擊敗了杜威，民主黨也「意外」地重新控制了參眾兩院。

此外，華萊士的進步黨歷史尚短（今年年初始成立

），且到處受各州選舉法的限制；同時美國人民的政治認識還不够普遍和深入，常常被美國的所謂「輿論」所蒙蔽，又經不起反動政客流氓們的威嚇，不敢投進步黨的票。因此在這次大選的最後關頭，進步黨認定無法在本屆選舉中獲勝，便訓令各地黨員在有民主黨比較開明份子競選的地方，放棄自己的競選；并協助他們打倒更反動的共和黨候選人。

進步黨這一臨時策畧的運用，是並沒有錯誤的。因為杜威以及一部份共和黨極端頭腦派的落選，至少可使華爾街的大亨們對於自己的絕對控制力量不免失掉信心，同時增加了反動陣營互相傾軋的內部矛盾。



中國歷史漫談

孟

一、大禹治水

對於洪水的傳說，世界各國的古代歷史都會有過，從這里反映出各國的神話，特別是聖經上所說的上帝因為地上滿了強盜，罪惡，便用洪水來毀滅它；但又命挪亞造方舟救男女物類各一個的故事，幾乎成了切傳說的母胎。但這些傳說，似乎是指遠古的冰河

杜魯門雖然還是他們的忠實「囚犯」，但究竟不是他們最得意的人物，並且常常會鬧出一些不大不小的亂子。

在另外一方面，從上面種種事實看來，華萊士以及他的進步黨運動在美國政治上已經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杜魯門和民主黨這次「意外」的勝利，不單依靠了進步黨的政綱，同時也依靠了進步黨的策畧協助。這說明杜魯門將不能長久欺騙美國人民，當事實更進一步揭破了杜魯門的假面具，當美國人民的政治認識有更進一步的普遍提高時，美國人民將會更進一步團結起來，而與杜魯門和他的後台老鷹們最後算賬的。

時代而言的，和中國大禹治水的洪水無關，因為大禹治水的洪水按年代說，應該比較更晚得多的。

比較可靠一些的說法，以為大禹治的洪水，就是黃河的水災，因為中華民族最初的定居的地方，是在黃河流域，相傳大禹的父親鯀的居地在崇，（河南嵩縣，禹的建都是在陽城（河南禹縣），而禹貢上所說鑿龍門，就是指的伊闕山，在現在山西河津縣西北，

陝西葭城東北。禹貢上又分明的說「導河積石，至於龍門」，這種的說法雖未必完全可靠，但大概有些線索可尋的。

禹是一個怎樣的人物，有人說根本沒有這個人，「禹」字是古「虫」字，或者說古代用「虫」來做圖騰的一種氏族；也有人說禹只是當時的一個治水的工頭。大約比較可靠的說法，是當時氏族部落的一個酋長；不過禹所在氏族的夏族，是不是用「虫」來做圖騰，這已經不可考的事；但說他是工頭，却不是沒有理由，古代的酋長，並不同於後世的皇帝，是一種特權階級；他是從氏族大會中用民主的方式選出來的，他的地位和別人是平等的，他也要和大家一樣的去參加勞動，甚至於做的更要比大家賣力些，還要負責了領頭着做的責任，說他是工頭大約是由此而來；但究竟他已經做了酋長而去治水，還是治過水有功才被選舉做了酋長，按說是先治水後當選比較可靠些。所以有舜傳位給禹的話。

大約這次的水災也够大的了，孟子上說「當堯之時，洪水氾濫于天下，上者爲巢，下者爲窟窟。……」這就是一個最具體的人民在水災中生活的描寫，那末氏族中間不能不推選有才能的人出來領頭治水，最初推舉的是他父親鯀，後來才推舉到他。所以有堯

命鯀治水的話，但這個「命」字，並不似後來皇帝下聖旨那樣，這樣大事，也應該全氏族商量過，不是獨斷專權吧。

禹的治水，治了九年，不但沒有成功，而且水越來越大，有人說鯀治水的法子是用土填隄，禹治水的法子是疏導水流，這也許是可能的；不過，水治不好，人民受害更大，便對他起了憤怒，却是事實，結果便把鯀活活的弄死了，「殛鯀於虞山」有人說是堯下命令殺死他在虞山，那時還沒鐵器，不會是砍腦袋；至於是堯對他的懲辦，還是氏族中對他裁制，這也很難說了。

爲甚麼弄死了治水不成的老子，又用了兒子去治水呢？據我想並不是他父子倆命里該有治水的責任，或者是老子犯罪，處罰兒子。更不是他父子有甚麼治水家傳本領，才找到他。大約當時禹是跟着他老子做工，也有了不少的治水的經驗，更可能的是他從鯀的治水中，發覺出了治水的道理，提出了他治水的辦法，得到了大家的信服，酋長堯的同意，於是把這工作派了他，因爲當時對上治水是一件關係於每一個人生活上的大事，人人有責，甚麼父子的關係在這中間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禹也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忠于工作的人，據傳說他

在治水的八年當中，曾三次走過他自己的家門。因為忙于公事，而顧不得到屋裏去看一看，可見他那服務的精神了。不過，傳說雖然如此，但當時還在母系氏族社會，男子是出嫁給妻子的氏族的，即沒有此事，也不是不進他本氏族的家，而是不進他妻子的家吧。

至於禹貢上說他曾開鑿過龍門，自然也是不可靠的，當時還在石器時代，絕沒有用石器石斧之類的工具，可以完成這樣大的工程的道理。伊闕山自因河水長久的沖蝕，形成了龍門，禹還沒有這末大的力量哩；不過，因為禹曾有治水的功績，便作為神話附會在他身上，如果作為真正的歷史看，自然就是根本沒有這回事了。

雖然禹的治水，不像後來傳說的那末誇張，但他的成功，對於當時人民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為他是疏通河流，結果不但水災消除了，而且還會收到灌溉上的便利，孔子說：「禹盡力乎瀆」。大約是比較實在的話的。

因為水災平了，灌溉便利了，這樣，農業就發達了。爲了農業上的需要，從經驗中就發明了按月亮的

圓缺十二次作為一年的曆法。一直到現在，我們把「陰曆」也叫「夏曆」，也就是這個緣故。

禹既然有了治水的大功，氏族中間選他做酋長，也是應該的，所以就有舜傳禹的事。可是也正因為農業的發達，人民得到安定的住一個地方，從前小規模的種田也不過是女人做的事，牧畜打獵才是男人的工作，現在生活的方式一變，主要的生產權轉到男人手裏，慢慢的母系氏族社會便衰落下去，以後也就到男性中心社會了。

這樣，就發生了大禹傳子的事，在禹以前，因為母系中心的關係，男子要向外族出嫁，生的兒子便不是本氏族的人，酋長不能選到外族裏去，所以才傳賢；禹之後，情形就不同了，兒子不必出嫁，可以成為本族裏的人，因此可以傳子，更進一步的把原始的酋長民主推選制也破壞了，成爲世襲了，不過最初不單是傳子，而且還傳弟哩，因爲子與弟都是本氏族里的人呵！

從這裏看大禹治水不但影响當時，還關係到以後社會的發展哩。



社會發展的故事

廖源

二、人類的蒙昧時代

經過千萬年極悠長的歲月，在不斷的和自然鬥爭的集體勞動過程中，從類人猿進化到人類，這在上一節是巴明白的說過了。現在我們且來談談最初的人類的生活情形吧。

有些人讀過了或聽過了魯賓孫飄流荒島的故事，或者僅憑個人的臆測，以為人類初期一定是過着離羣獨居的生活的；其實這種想法是大錯特錯的，別以為那時人們的頭腦簡單，沒有知識，就不懂得合作；實際上他們是過着頂合作的羣居生活呢。

別說我們人類就是我們人類的祖先——類人猿也是營羣居的生活的。德國的學者列黑諾夫在一九二〇年考察過非洲大猩猩和黑猩猩生活之後，就說明了猿猴也羣居的；許多考察家也證明：猿猴遺留下許多羣居的巢，有時竟達六十個之多。如果你有機會到一些大森林裏去考察下猿猴生活，那就不會再懷疑這種說法的了。

原始人類生活情形究竟是怎樣的呢？現代的考古學家和科學探險家已經很詳細地給我們說明了，考古學家是把發掘出埋在地層裏的化石和石頭工具，經過多方研究；探險家則親自跑到現在仍然存在的澳洲非洲的土人部落裏去調查考察研究，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原始人類那時的生活情況，這是有科學作為根據的。

那時的人類是過着羣居的生活的。我們試想：原始人類在那時工具極端幼稚的情形下，像切齒虎，四牙象那樣兇猛的巨獸又那樣多，如果憑着個人單身匹馬般地去搏鬥，那不被吃掉才怪哩。其次，人類也只有有在共同勞動的過程中，才能發展了智慧，思考力，和創造了語言。藝術，對周圍的自然界和本身才有積極的改造；沒有人羣集體勞動的創造，那麼無論在智慧方面，抑或體格方面，都不會成人類的。

人類自跟動物界分離之後，一個長久的時期，在自然奮鬥時，仍舊是羸弱無能的，那時只利用粗笨的生產工具（如石頭木棍等）採集些果實，野草根，蟲子以及其他小動物做食料。為了防備兇猛的動物的

襲擊，所以大半都是住在樹上構造的木巢裏。中國歷史上所說的有巢氏築巢而居，其實就是指這時代的故事。（有巢氏本來不是個人的名稱，而是後人把那時人類的這種生活人格化了。）

在共同勞動的過程中，人們逐漸把工具改進了；原來使用的石頭木棍，現在已學會加工磨製，而造成了大斧投槍，從而靠着捕魚和狩獵爲生了。火的使用和弓箭、骨器的製造，更使人類對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強起來。

因爲懂得使用火，便開始了熟食，人類的腦子和體格由此逐漸發達起來，人類的智慧也就跟着發達起來。（中國歷史上有所謂燧人氏鑽木取火的故事，也就是反映這時人類生活的故事的，燧人氏同樣也不是一個的名稱）同時弓箭的發明，使打獵可以得到更多的獵物，骨器的製造可以做矛尖，針鈎等物，也幫助了漁獵的發展。

那時並沒有所謂私人財產的，大家共同勞動操作，而又共同公平分配食物的。雖然那時人們的生產力低下，所得食物常常是很缺乏的。不像現在有些人不用操作，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享受，有些人整年累月地做工作，却不得一飽那樣不公平的現象，而且，那時每個人都同樣地分工工作，彼此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也就沒有人壓迫人的現象。不過，那時，男子女子和老人的工作都因年齡體質而各有不同，壯年男子主要是擔任打獵捕魚；採摘植物，烹飪和看護孩子的工作則由女子担任。

在男女的關係上，最初是性的亂交時期，那時的孩子只知道誰是他的母親，而不知誰是他的父親的；父女、母子、兄妹之間竟然也可以結婚的；但後來由於人類的智慧日漸的發達，這種亂交的現象就漸被消滅了。那時只許同一部落裏的同系男女之間的結合，由亂交轉到羣婚了。這一轉變對於人的生理，是有良好的影響的。

說起來很容易，可是那時人類過這樣的蒙昧生活却經過好幾萬年，現在人們把這段時期稱爲人類的蒙昧時代。在歐洲，雖然蒙昧時代早在一萬五千年前已結束了，可是，澳洲和其他各地的森林中的土人，至今還保留着蒙昧時代的景象呢。

討論提綱

- 一、人類一開始就營羣居的生活麼？爲什麼不能離羣索居而生活下來呢？
- 二、集體勞動對人類的進化有什麼重大的意義？
- 三、蒙昧時代的男女關係是怎樣的？

歷史
講話

辛亥革命是怎樣失敗的

趙金鐸

(獻給小朋友)

小李一隻手推開了玻璃門，連忙地說：「小鬼！你還在看小朋友呀！你看外面多麼熱鬧，上萬的工人，都集合在崗頓球場上，真是人山人海，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的盛會，我們快點去參觀熱鬧吧！」

我聽完了小李的話，立刻丟掉了小朋友，莫頭莫腦地同他跑出去了。我只看見黑鴉鴉的一羣人，你擠我擠你，我把小李的肩膀一拍，問道：「他們在做甚麼呀！」

小李把眼睛一瞪說：「今天是雙十節，王老師不是對我們說過嗎？那是在辛亥年間，中國一次爆發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它不但把滿清的封建統治打垮了，連滿清政府的靠山帝國主義都戰勝了，這是多麼一個翻天覆地的壯舉啊！」

我跟着就追問小李說：「真對不起，王老師講這個故事的那一堂，我正在用小刀子削指甲，所以沒有聽着，你再告訴我一遍，這次革命是怎樣發生的？」

小李笑嘻嘻地說：「在辛亥革命以前，德法英美四國銀行團，想奪取中國鐵路的建築權，就勾結滿清

政府，拿借款作烟幕，叫它出賣。滿清政府這個走狗就公佈了一道命令，只准商人接辦支線鐵路，幹線鐵路一律收歸國有，實際就是賣給帝國主義。」

這激怒了中國人民，他們掀起保衛資產階級利益的運動，四川、湖南、湖北、廣東、河北的資產階級都向政府抗議，堅持鐵路商辦運動，反對出賣民族利益。

「正在一九一一年的一天，民軍就在武昌起義，佔領軍械局，進攻都督府，建立中華民國政府，推黎元洪做都督。南京的民軍也響應起義，佔領南京。滿清政府見大勢已去，就向民軍議和，建立中華民國，中國的資產階級就這樣的得到了初步的勝利。」

我聽小李的話以後，我很懊悔我自己，不該太貪玩，把王老師所講的這一段有趣味的故事疏忽去了。我想了一會兒，又問小李說：「我真不明白！帝國主義既然勾結滿清政府，爲什麼它們那時不出來幫忙滿清政府呢？」

小李分辯說：「你那裏會知道，帝國主義者們本

來和滿清政府狼狽爲奸，無惡不作的，不過當時它沒有料想到中國的人民力量，會發展得這樣快，它的威力會這樣大，所以在革命開始時，它們簡直是措手不及啊！

我立刻駁小李的話說：「帝國主義者有那麼多的洋槍大砲，如果它們在漢口圍起火來，民軍怎樣會攔得住呀！」

小李點一點頭說：「是的，不過帝國主義者早就看出了，當時的革命力量並不可怕，因爲當時的革命勢力操縱在君主立憲派的手裏，譬如說這一派的湯化龍就在民軍中成了要角，最奇怪的是，滿清政府的官僚黎元洪居然也做起民軍都督來了，你想！像這樣揆湯不揆藥的勾當，帝國主義者會害怕它嗎？無怪乎在武昌起義後的第三天，軍政府就照會帝國主義者說，你們都是革命政府的友邦呀，革命的責任是推翻滿清，沒有一點兒排外的性質喲！」

我高聲地說：「君主立憲派想藉革命來混水摸魚，難道民主立憲派像孫中山那樣的人也會那樣隨波逐流嗎？」

小李哈哈大笑說：「民主立憲派跟棍兒就沒有把反帝和反滿弄得清楚。它以爲爲反滿就是反帝了。當時孫中山就是這樣想的，因爲他在訂同盟會的革命方畧

時，他公然向帝國主義宣布說，外國人和中國所訂的條約，照舊有效，外債還是歸各省攤還，外人既得的權利，一律加以保護，好一個算不清的糊塗賬！」

我很生氣地說道：「照你說來，乖乖，不啻君主立憲派也好，或者民主立憲派也好，都不知道發展人民的力量，依靠人民的力量，何怪乎，它們都幻想討好帝國主義，讓它們不去幫助滿清政府，並且最好能進一步來贊助中國革命，真是奇怪的想法啊！」

小李把腰一彎，笑得喘不過氣來，說道：「你真說對啦，帝國主義看破了革命勢力並不可怕，便不去積極對付它，暫時保守中立，觀望一下，看看滿清政府垮台以後，有沒有值得扶助的舊反動勢力。它們等着啦！滿清政府在十月十四推出一個替死鬼袁世凱來，二十七日就叫他做欽差大臣，總攬軍政的大權，十一月二日又叫他做內閣總理。」

我趕緊插咀說：「那麼袁世凱得是多麼大的一個陰謀家呀！」

小李說：「袁世凱的陰謀是很大的，他拿革命的勢力去威脅滿清政府，逼它快些垮下去，又拿自己的武力，在漢口和漢陽，給革命軍一個打擊，叫革命政府向它妥協，這一箭雙鵰的大陰謀，使帝國主義看中丁袁世凱。所以帝國主義立刻拋棄了軟弱無能的滿清

政府，把袁世凱當做它們的替身，來壓服中國革命的力量。」

我想了一會兒，忿憤地說：「這樣說來，帝國主義就取消了中立態度，正面出來干涉中國內政了。」

小李毫不躊躇地答道：「當然啦！美俄德法英六國在十二月十五日就向南北雙方提出警告說：中國不能再繼續內戰了，因為它會危害外國人的利益和生命財產，趕快議和，不得延遲。」

我語問似的說：「中國不是帝國主義的附屬國，難道就會白白地讓步嗎？」

小李沉默一會兒，說道：「那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懦弱得很呢！它害怕外國人，就在十二月十七日開始和平談判，向袁世凱妥協了。」

我把拳頭往空中一擡說：「王老師不是說過嗎，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多麼壯烈啊！蘇聯的十月革命擊破了帝國主義的進襲，中國的資產階級為什麼不立刻成立民主政府，合力擊潰敵人的干涉呢？」

小李作着難堪的態度，說：「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後，就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怎能同法國和蘇聯相比呢？不過革命黨也在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了臨時政府，孫中山也做了臨時大總統。可是帝國主義就用兩種壓力，強逼孫中山把大總統讓位

給袁世凱。

「第一個壓力是經濟的，帝國主義借款給袁世凱，叫他發兵打南京政府，例如奧國瑞記洋行就借七十萬磅。

「第二個壓力是軍事的，日本和英國的兵艦都開到長江，東三省也駐滿了帝俄和日本的軍隊。他們聲明，如果南京政府不向袁世凱屈服，就瓜分中國。」我把右手緊緊地握住了左手，憤慨地說：「這樣說來，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不是破產了嗎？」

小李直接了當地說：「可不是嗎，孫中山把大總統讓給了袁世凱以後，美德法英四國銀行團馬上拿出二百萬元，來支持袁世凱的反動政府，從此以後，政權便由革命黨手裏轉到軍閥手裏去了。帝國主義到了此時，通電稱賀袁世凱御用政府的成立。」

我帶着疑問的神氣說：「我真不明白，帝國主義為什麼幫助袁世凱來反對中國人民呢？難道袁世凱還會把中國賣給它們嗎？」

小李說：「噫呀！袁世凱放大胆出賣啦！他保障日本在三省，帝俄在蒙古，英法在西藏的勢力範圍，而且連延長和承德的石油權都賣給美國了。」

我口直心快地說：「失敗是成功之母，革命黨既然知道革命的失敗是由於沒有筆彙，為什麼不發動蘇

衆再來一次革命呢？

小李拍手大笑說：「你真太天真了，羣衆看見資產階級這樣懦弱無能，誰還肯再同它並肩作戰，而且革命黨人，以為滿清既然推翻，革命就算成功，所以對袁世凱及帝國主義都沒有警覺性，第二次討袁軍雖然是發動了，可是當袁世凱拿着六國銀行團的借款作資本，立刻就把它討袁軍剿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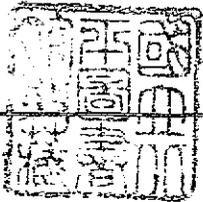
我頹氣似地說：「照你說來，袁世凱這個混世魔王可以成爲不倒翁了。」

小李很爽快地回答道：「不是這樣說，辛亥革命雖然是失敗了，可是人民的力量，在孫中山的領導下，經驗已經豐富，隊伍已經壯大起來了，人民已經認識清楚袁世凱是新社會唯一的障力，要革命成功，非集中火力來消滅袁世凱不可了。」

爆竹的聲音轟轟地响起來了，它打斷了我們祝賀話，小李拉着我的手說：「開會了，我們參加入座談的隊伍裏去吧！」

新生 宋軍

寒風吹落葉，
冷雨泣黃草；
暴風雨啊！吹吧，打吧，
大地將開放燦爛的花朶。
風吹算什麼？
雨打算什麼？
葉落了還有枝，
草枯了還有根；
春天再來的時候，
要發芽，要開花。
有生命才有希望，
有太陽才有溫暖；
要做一個真正的戰士，
得昂起頭來向前走。



永遠在兒童讀物中的新
 最新內容全部革新
 熱心家長進步的導師
 創刊頂內容頂好發行人
 到周極務服國全遍行發
 閱訂紹介即請

報時童兒國中

子雲石 編主 世澄盛 人行發
 元三幣港月個七 價定

民國十九年誕生
 教育部鄭重推薦

特約作者們

盛澄華 仇重 賀宜
 嚴大椿 何公超 羣庭
 金近 胡家 初茵
 紫墟 蕭煊 豐子愷
 荒原 宋霖 疾子愷
 大羊 小 草 四哥哥

豐富的內容

時事·通訊·講座
 信箱·詩·木刻
 童話·小說·常識
 教材·自己的崗位
 特寫·特別的專員

千萬兒童爭訂閱
 附設郵購大書庫

新出世界童話文庫全十冊

實價港幣十元

社址：杭州寧慈坊路新
 十號

失學以後

學 版
 三十 有
 發 所 權

著者 甄奮文等
 發行者 學生文叢社
 發行人 陳丹忱

社址 香港乍非道二三〇號四樓

承印者 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

銅鑼灣威非路街卅二號

定價 港幣七角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叢 學

香港
知
分

H.K.\$70

分